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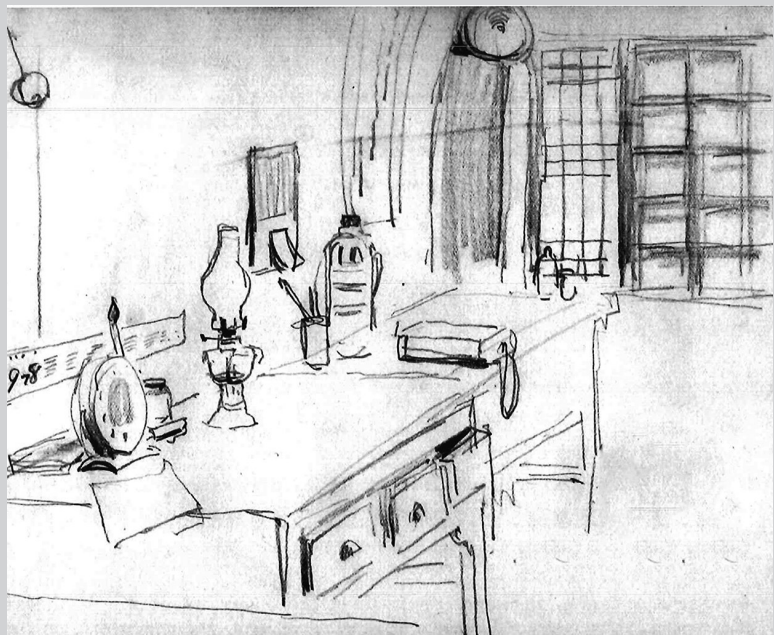
走过青春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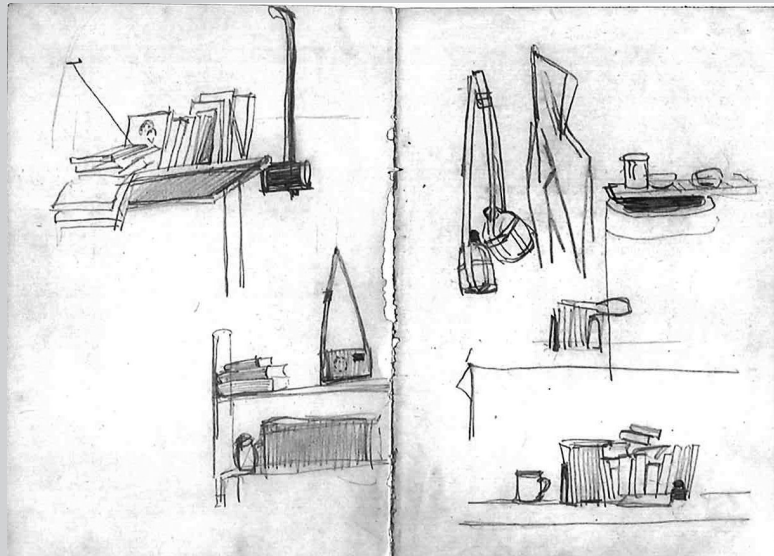
● 陕北的“一孔窑”小学



● 山村小学教师的窑洞



● 知青窑一角



● 知识青年和老乡的不同挂壁

1969年1月,我随众多知青,来到黄龙县范家卓子公社红罗义大队张家沟生产队插队落户。我所在的村位于黄龙山区南部边缘与关中平原接壤的浅山地带。这里没有巍峨的高山,也没茂密的森林,但黄土沟壑和浅山林地却还不少。而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竟然碰到了狼。

有一天清晨,生产队的钟声响后,我们几个知青拿着镰刀和绳子,跟着生产队长及其他社员,一同向后山麦田进发,准备收割后山坡地里的麦子。一路上,大家说说笑笑,好不热闹。我走在最后边,尽情地欣赏着层层叠叠的梯田上,微风轻轻吹拂,掀起一阵阵麦浪,与山边盛开的野花和绿油油的庄稼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。

大伙走了好长时间,总算到了半山坡上的一个临时麦场。这是为了收割北山的麦子而特意碾平的。在场里,大伙喘了口气后,就分散开来,各自上到场上边的好几块地里开始

割麦子。我和村里的一名女社员一组,在一个地头里并肩作战。她割得飞快,而我则割得慢,她不停地教我技巧,还不时回过头来帮我割上几行。

干了一上午,到了下工的时候,大家都自觉地捆了捆麦子,捎到场里后再各自回家。那女社员因为急着回去做饭,所以麻利地捆好麦子扛起来就走了,也就没顾得上我。而我则没啥急事,就不紧不慢地捆着麦子,捆好后,又喘了口气,然后扛起麦子送到场里。这时我一看,人都走完了,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于是,我就顺着来路往回走。当走到场下边不远处时,忽然看见一只灰黄色的大“狗”朝我这个方向走来。我还纳闷这是谁家的狗这么大,跑到这干啥?那“狗”连跳了好几条田埂,走到离我不远处忽然看到了我,也怔怔地蹲在了那不动了,贪婪的眼睛直盯着我。

我被“狗”的这一举动吓了一跳,于是学着当地人叫狗的方法叫了好几声。但那“狗”却没

遇狼

纪执英

反应。我定睛一看,发现不是我们村的狗。因村里的狗经常光顾我们知青点寻吃的,有的还和知青很“亲近”,所以村里的狗我基本都认识。我又叫了好几声,那“狗”还是没反应,于是,我捡起块土疙瘩向那“狗”扔去。这时,那只“狗”突然站起来了,并向我露出了牙齿,发出了“警告”。随后,它不紧不慢地,似乎有所警觉地从我身边不远处朝山边走去。

我一看这情况感觉有些不对头,心想这“狗”为啥不下山而往山上走呢?再仔细一看,我发现那只“狗”拖着一条向下垂的长长的大尾巴,颠颠地跑起来了。“啊,是条狼!”我顿时心里明白了过来。一想到狼,我心里立马紧张起来,心跳得咚咚的,头发也竖了起来。我记得“狗的尾巴是向上翘的,而狼的尾巴是向下拖着的”,我脑海里再次确认了这一点。

于是,我手攥紧了镰刀,撒腿就往村子里跑。跑到村口不远处时,我追上了先走回的几个社员。我向他们详细讲述了刚才的那一幕。社员都说这一带的狼比较多,只是我们知青来的时间短还没见过而已。我又好奇地追问

他们狼为啥不到深山密林里生活,而老在这一带活动。社员解释说,黄龙山系较大,山高沟深林密,里边有豹子出没,所以狼害怕豹子只能在这半沟壑地带和浅山区生活了。

原来是这样的。我回到知青点,将我的“遭遇”给知青们学讲述了一遍,大家也都“谈狼色变”。

自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单独行动了,知青们的行动也谨慎了不少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调换了許多工作,去过很多地方,也经过很多事情,一些往事都渐渐淡忘了,唯有这件让我心惊肉跳的事情,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每当我给朋友说起这件事,他们都为我那次的“险情”捏一把汗。

十年前,黄龙县知青联谊会组织了一场北京知青返陕看望乡亲的活动,我欣然应允并积极参与,冒雨到红罗义的张家沟自然村拍了好多照片。问起老乡这几年村边是否再有狼时,他们都说不都有了。听到这话,不禁再次望向当年我们割麦子的北山坡,还真想再遇到一次狼!

难忘人生十二月

尹春秋

绿皮火车在铁轨上疾驰,历经两天一夜,途经西安、铜川。

随后,车轮上缠绕着大铁链的绿色军车车队,宛如一条巨龙,在白雾皑皑的西包公路上蜿蜒前行,从凌晨直至夕阳西下,最终抵达延安。

军车继续在山路上颠簸前行,逐渐消失在一条条沟壑之中。

这是一片狭长的山川,一条河水贯流其中,河滩旁有一块平地,坐落着一座由黄土坯围成的院子——蟠龙公社。这里曾是著名的“蟠龙战役”的战场,是我们插队的地方。蟠龙公社所在的蟠龙街,位于延安县的北端,距离延安城有100里,是一条南北走向、长度千余米的小街。

老乡赶着驴车装上我们八个人的行李,我们跟在车后,离开了公社,沿着一条结冰的河继续朝北走去。小路狭窄,时而位于河的左侧,时而在河的右侧。过了刘坪之后,河床时而宽阔,路两边的山逐渐高耸起来。又渡过了

一次河,驴车拐进了一个沟岔,连续拐了三个弯儿后,眼前出现了我们的村子。

从北京前往蟠龙插队,我们的“学习任务”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众多京城少年,怀揣着紧跟革命步伐的理想,同时也夹杂着些许无奈与茫然,如同一群大雁,飞向了这片曾经孕育了中国革命的神圣土地。自1969年至1972年,知青们完全沉浸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,亲身体验了体力劳动的艰辛,忍受了粗茶淡饭的饥饿,目睹了几乎一无所有的贫瘠景象,然而,仅仅过了几年时间,这些“大雁”便陆续离开了这片土地,各自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。若说在蟠龙的日子并未虚度,那么除了锻炼了体魄、摒弃了娇气之外,更重要的是摒弃了空想,学会了脚踏实地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未来。正因如此,在之后的几十年里,他们能够像黄土地上一样,弯下腰杆,紧握命运的犁杖,挥洒汗水,播种坚韧,耕耘出成熟与收获。

在那之后的日子里,我无心欣赏春花秋月的美景,也无暇聆听晨钟暮鼓的悠扬,没有机会回

望曾经踏过的黄原厚土。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,而陕北、延安、蟠龙这些生命中曾经的驿站,如同挂在心房一角的一盏昏黄小灯,偶尔闪烁,温暖着那些旅程中不再照耀的角落……

那些经历过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:担着沉甸甸的担子攀登一座又一座山峰时,心脏剧烈跳动;锄地时,手掌磨出了血泡,变得模糊不清;身体扭曲,腰部仿佛要折断般的酸痛;镰刀不慎砍中脚趾,鲜血从鞋子里渗出;黑夜中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生怕跌入沟壑,脸部撞上墙壁的恐惧与剧痛;肚子饿得咕咕作响时的无助与无奈……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这些未曾淡忘的场景,奠定了我对劳动的深深敬畏。在任何形式的劳动中,我都从不惜力作。从底层生活磨砺出来的“草根情结”,使我对从事劳动的人群怀有真挚的情感,更加深切地理解民生的艰辛与困苦。作为知青的经历,也为我积累了别样的“财富”——不畏艰难困苦,一旦看清前方的道路,便坚定地勇往直前。

一双袜子

谢云兰

像用盆往下倒一样,一点也不夸张。我们扒着破旧的窗户纸往外看,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幅巨大的雨帘,把往日群山都遮住了。放眼望去,远处一片雾气蒙蒙,什么都看不见。

雨就这样一直下着,我靠着被子想起了心事,回想起了当初来陕北插队时的情景。姐姐一样一样地往箱子里装着我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东西,事无巨细,都考虑周全。我抚摸着雨伞、雨衣、雨鞋,虽然在农村一样都没用上,可是这是姐姐的心意啊……

正当我沉浸在往事中,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急促响声。我推开门一看,哇!只见杏子一样大的冰雹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,一会儿工夫就铺满了整个院坝,我们看得目瞪口呆,虽然见过下冰雹,但是从来没见下过这么大的冰雹!我忙着用脸盆接了冰雹,拿在手里把玩着。

冰雹过后,太阳出来了,又一个惊喜展现在眼前。一道五颜六色的彩虹从这山头跨越到那山头,就像一座彩虹桥一样,好像把整个世界都包裹了起来,美得简直无法形容。我们像三岁小孩一样又跳又喊:“快看啊,彩虹,彩

虹!”

第二天上午的活计相对简单,是背谷子。到了地里,我把绳子铺在地上,像以往一样捆了三捆,用绳子捆好,然后蹲下身子,两个胳膊穿过绳子,想着站起来,可不知道怎么的,就是起不来,感觉今天的谷子捆好像比以往的谷子捆重了两三倍。后知后觉,我才明白是因为昨天下大雨,谷穗吸饱了水,所以变得重了很多。不过,不管怎么样,我也得把这些谷子背到场上去啊!

于是,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终于站了起来。但是,头重脚轻的,摇摇晃晃地往场院走。走到一个下坡时,我没掌握好平衡,直愣愣地就朝坡下栽去。说时迟那时快,后面的郭大哥一把就拽住了我,吓得我脸都白了,两条腿不停地抖。郭大哥见状,赶紧把我背上的谷子捆卸下来,架到了他自己背上,然后什么话都没说,就往场院走去了!

这时,我才从惊恐中反应过来,赶快跟着大家往场院走。到了场院后,我连忙谢过郭大哥,然后就回知青窑了。

鼻青脸肿,甚至骨折什么的呢。只是口头谢谢,总觉得没有诚意,可是我又有什么可送的呢?

于是,我爬起来翻箱倒柜地找,终于找到了一双姐姐送我的蓝花袜子。因为干农活时总是土里泥里的,一直舍不得穿。现在,我决定把它拿出来送给郭大哥的婆姨,当作谢礼。

次日上班时,我见到了郭大哥,先向他鞠了一躬,诚恳地说:“谢谢你昨天救了我!”他憨厚地说:“没啥,没啥。”我又从兜里拿出那双蓝花袜子,塞到他手里,说:“送给嫂子留个纪念。”他推辞说:“你们也辛苦,留着自己穿吧。”但我硬是把袜子塞在了他手里。

过了几天,他们家做麻汤饭,邀请我去吃。他们家五六口人呢,我哪能去“口中夺食”呢?于是,我婉言拒绝了。不过,从那以后,郭大哥总是帮我,有时帮我磨镰刀,有时背庄稼帮我打捆。就这样,我们之间搭起了友谊的桥梁。

多少年过去了,这段恩情一直铭记在心间,时隐时现。虽然那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里,充满了生活的艰辛和坎坷,但每个知青都留下了很多难以忘怀的故事……